

妖湖怪谈系列

彭 懿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怪



妖湖怪谈系列

彭懿 著

湖怪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怪/彭懿著.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6

(“妖湖怪谈”系列丛书)

ISBN 7-5324-4928-9

I. 湖... II. 彭...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767 号

湖 怪

彭 懿 著

安玉民 插图

张 雷 封面图

倪基民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5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79,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11,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jcph@jcph.com

ISBN7-5324-4928-9/1·1951(J) 定价:12.00 元





彭懿

1958年出生于沈阳。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著有幻想文学理论专著《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长篇幻想小说《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怪物也疯狂》《魔塔》《妖孽》、摄影旅行笔记《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约群男人去稻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以及译著《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风的旱冰鞋》《阁楼的秘密》等多部。

夏天读什么书系列

湖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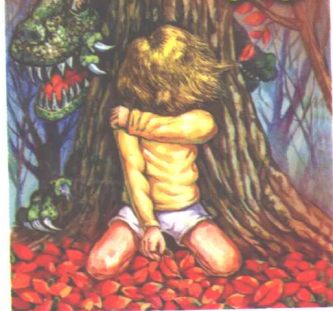
夏天读什么书系列

九命灵猫



夏天读什么书系列

三条魔龙



目录

- 1 “尼斯湖怪” / 1
- 2 一个雨季失踪了九个男孩 / 11
- 3 我在雨中看到了一双一百年前的眼睛 / 16
- 4 邮差 / 24
- 5 一个叫雨蛙的男孩 / 28
- 6 镜子上面映出了一只苍白的小手 / 41
- 7 “Discovery频道”摄影师的儿子 / 47
- 8 妖湖出事了 / 58
- 9 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明天了 / 62
- 10 窗外有……鸟 / 72
- 11 我被一只冰凉的爪子拖出了窗外 / 78





- 12 “到家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声音对我说 / 83
- 13 我成了罐头里的鱼 / 93
- 14 鸟羽风暴 / 99
- 15 门被关上了,但…… / 103
- 16 是雨蛙的眼睛 / 108
- 17 镜子里的男孩摸了摸我的鼻尖 / 114
- 18 我不是雨蛙,那我是谁 / 122
- 19 我像穿过一层薄雾一样,穿过了镜子 / 130
- 20 幽灵男孩连牙齿都闪耀着一种淡绿色的光 / 137
- 21 我们的手贴到了一起 / 145
- 22 我们破了它的魔咒,我出来了 / 152
- 23 湖怪化成了一堆灰烬 / 163
- 24 “可我离不开雨天,我只能活在雨里……” / 169



1

“尼斯湖怪”

我不喜欢雨天。

不喜欢的，还不止是我一个人。

我出门的时候，听到妈妈在我身后一个人唠叨着：“这雨可真烦人，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衣裳

一个星期都晾不干,只好用熨斗烫干……”

可我们这个小镇,紧挨着一个名叫妖湖的大湖,不知湖底是不是真的有一头传说中的妖孽兴风作浪,反正一到夏天,几乎就见不到太阳,不是雨就是雾的。

我们这个小镇叫妖湖镇。

我像不喜欢雨天一样,不喜欢这个名字。

太恐怖了。

不,是太妖气了。

听上去好像我们一个个都是妖精似的。

可是没有办法,我生在这里,我还不到离家出走的年龄。

我才十二岁。

关于妖湖,流传着许多可怕的传说。不过,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妖湖可怕,相反,我还喜欢它。

这是因为妖湖是小鸟的天堂。

没错,我是一名鸟类爱好者。需要声明一句的是,我不是菜鸟级的,我爸爸说我是准专业级的。这或许是遗传,我爸爸是一位真正的鸟类学家,他是妖湖自然保护区鸟类观察中心的研究员。

他的那本《鸟类野外鉴别手册》,早就被我给翻烂了。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只有一节生物课。还没下课，我的心就已经飞到妖湖去了。今天我是头一个冲出教室的！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一丢，骑上我那辆山地车就出了门。

我要去妖湖。

还算好，雨不大。

昨天晚上，我听到我爸爸给一个姓颜的教授打电话，说湖边飞来了一百多只红胸反嘴鹬。

这是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水鸟。

我查过了，它所以叫红胸反嘴鹬，是因为它的长嘴在三分之一处像是被人砸了一锤子似的，朝上弯曲着。

正好今天生物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写一篇观察日记，说写写你身边的生物。我的同桌，一个蠢得不能再蠢了的弱智插插我：“你说我写写蜥蜴人行吗？”“蜥蜴人？”我吃了一惊，把文具盒都翻到了地上。他那张胖脸凑了过来：“我亲眼看见我爸昨天蜕皮变成了一个蜥蜴人……”我还能说什么呢？一点也不幽默！我宁愿和一条绿蜥蜴坐在一起，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同桌。

我要写一篇真正的观察日记，关于红胸反嘴

鹅的日记,不光要记下它的体长、鸣声、巢的特征,还要画一张彩色的轮廓图。

拐过那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就是通往妖湖的小路了。

突然,我一个紧急刹车站住了。

我看到怪物正要推门而出。

怪物显然也发现了我,他也站住了,就站在了玻璃门的里面。

怪物当然不是一头真正青面獠牙的怪物了,而是一个男孩,我的同班同学——“尼斯湖怪”!我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一生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湖怪的研究上了,是湖怪学(如果世界上有这门学科的话)的权威。

他坚信妖湖里有一头吃人的湖怪。

在班上,我们两个人被视为是两个走火入魔的异类。用绰号叫“女巫布莱尔”的那个女生的话来说,我们两个人是“中世纪的疯子”!

我还行,至少英文还算突出,还能用拉丁文拼几个鸟名,但尼斯湖怪可就惨了,星期四的数学测验只考了57分。让班主任大为恼火的,还不单单是他的成绩,他还把他的同桌拉下了水,他的同桌成了一名“准湖怪爱好者”不说,数学测验的成绩

也是一落千丈！

今天一到校，班主任就铁青着脸对尼斯湖怪说：

“你！坐到最后一排的椅子上去！”

这可是一个空前的惩罚。

“不——”

我听到了一声惨叫，好像一个人被湖怪拖下了水。

是尼斯湖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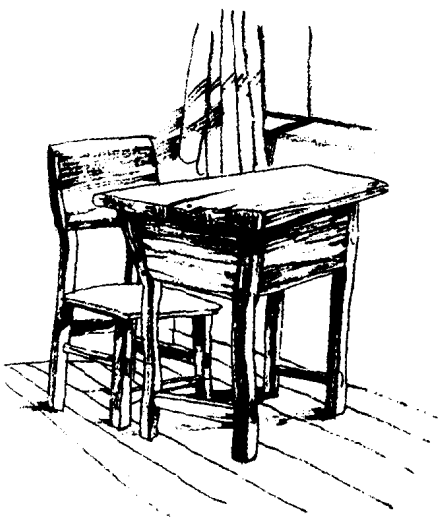
对可怜的尼斯湖怪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全班的人都惊呆了。

“女巫布莱尔”的一双眼睛恐怖得就好像看到中世纪的一个女巫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了一样。

最后一排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从我上学那天起，不，是从我爸爸上学那天起，不不，还要遥远，是从一百年前起，这个座位上就没有坐过人！妖湖镇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这是一把被诅咒了的椅子，谁坐上去，不出十天，谁就会消失掉。据说最后一个消失掉的孩子，是一个男



孩，是一个左手的手心上长了一颗黑痣的男孩。

一百多年来，那把椅子就那么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这成了一个传统。

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一定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迷信了，孩子们一定会哄堂大笑，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坐这把邪恶的椅子，但不要忘了，这里是妖湖镇！任何在别的什么地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妖湖镇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出生就知道了。

我举起手。

“老师，让我和他坐一起吧！”

尼斯湖怪抱着书包走到一半站住了，班主任瞪圆了眼睛。“怎么？”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自愿坐到后边去？那就要再加上一把椅子了。”

“不！”我推了我身边的弱智一把，“是他想坐那把电椅！”

我讨厌我的这个同桌。

结果……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同学们拼命抱住了他，这会儿，我一定是戴着一口假牙在冲尼斯湖怪龇牙咧嘴啦。

我没有能够改变尼斯湖怪的命运，但班主任答应说，如果下周尼斯湖怪的数学能及格，就再把他调回到前面去。

所以，现在隔着超市的玻璃门，尼斯湖怪才会对我说：

“谢——谢——你——”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玻璃门上拍着。一个店员愤怒地朝他看了一眼，以为他要把玻璃门砸个粉碎呢！

我在脸上搽了一把雨水，又怕他看不清我的嘴，把雨帽也给掀掉了。

我在风雨中不出声地喊道：

“你——还——好——吧——尼——斯——湖——怪——”

他把玻璃门拍得更响了，我看到那个店员气得眼睛都发绿了，推开几个在排队付款的顾客，冲过来制止他了。

“我——没——事——你——哪——努——阿——努——阿——鸟——”

这次是尼斯湖怪在不出声地叫喊。

“努阿努阿鸟”是我的绰号。

那个店员站住了，她捂住了嘴巴，她一定是误

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先天性痴呆儿。我看到她换成了一副天使般的面孔，又返身折了回去，拿过来一粒糖，慈爱地塞到了尼斯湖怪的手里。

尼斯湖怪愣了一下，然后就冲了出来。

他把那粒糖朝我抛了过来。

“嗨，接球！”

隔着一条马路，我竟然一把接住了。

我们两个人暴笑起来。

笑到最后，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又在脸上揩了一把，这一回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了！

店员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用“唇读术”在说话。

说起来，这还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

去年夏天，也是一个雨天，我和尼斯湖怪被隔在了有轨电车铁轨的两头。尽管在其他的地方它早就被淘汰了，但至少在妖湖镇，它还会继续存在一百年。有轨电车嘎吱嘎吱地驶近了，它把一切声音都吞掉了，但我却听到了一个声音：“努——阿——努——阿——鸟——”确切地说，不是听见，而是用眼睛看见的，我读懂了站在对面的尼斯湖怪的口型。“尼——斯——湖——怪——”我也喊了起来，尼斯湖怪也同样读懂了我的口型。